

以敘述之，笠翁竟先我言之，誠我國造園學一大師也。

笠翁不惟爲清初造園理論家，抑亦造園技術家也。其作品之可考者，爲北平黃米胡同之半畝園，林泉，及宣武門內西單牌樓鄭親王府之惠園，其林泉之勝，莫不膾炙人口。至其自營之者有伊園，層園，及芥子園，芥子園地不及三畝，而屋居其一，石居其一，以小勝大，

## 讀顧愷之畫雲臺山記

鮑正鵠

亦屬不可多得者也。緬懷遺澤，想見其爲人矣。

(註一)見一家言弁言。

(註二)拙著：記明代造園學家計成氏(東方雜誌四十卷十六號)。

(註三)拙著：築山考(東方雜誌四十卷十七號)。

四五年以前，伍彞父先生和傅抱石先生曾經在重慶時事新報的學鏡上發表好些關於顧愷之畫雲臺山記的討論，討論的中心是要從這篇小文中發掘顧愷之的畫學和畫法。那時候對於中國繪畫理論，我一點兒興趣亦沒有，尤其是知道想從那篇著名的難讀的，比孫樵，劉悅更詰屈，不可句讀的雲臺山記中去找出顧愷之的見解，更是望而卻步，所以雖然知道有這麼一個討論，但是討論的內容可麻廡胡胡的。最近重讀歷代名畫記，又看到那篇文章，覺得不該隨便放過，於是一個字一個字的看了幾遍，倒發生很多疑問。第一是這篇記究竟是誰作的。第二是它所記述的是什麼。第三是它的文辭爲什麼如此詰屈而不可句讀。恰巧趙寧懷先生亦正在注意第三個問題，他給我好些寶貴的啓示，(註一)并且鼓勵我去解決那三個問題，現在把我個人的答案寫出來，就正於伍傅趙三先生及對於中國畫學史有興趣的朋友。

### 一

顧愷之畫雲臺山記，最早見之於中國典籍的，是在唐張彥遠所著的歷代名畫記中。歷代名畫記是中國古代畫學的一種重要文獻，它給

我們留下很多寶貴的史料。名畫記除了收入顧愷之這篇文章外，另外還收了他的兩篇小文，一篇題作魏晉勝流畫贊，一篇題作畫評，文字都不大乾淨，但還能找出個脈絡來，懂得它在說些什麼，雖然有錯亂，可是還不妨礙全體。唯有這篇小記簡直無法使人讀下去。可是這種錯亂零亂，在張彥遠輯入歷代名畫記已是如此，因爲那時已僅有一種本子，所以無法校正，張彥遠除了忠實地轉錄外，并在篇末說明道：

「自古相傳，脫錯未得妙本校勘。」

雖然他是確信這是顧愷之的作品，但對於原文的不可解，并未加以任何的解釋及考證。

我們知道明清兩朝輯佚書的風氣甚盛，成就亦可觀，豈部整篇的從類書或經史傳注中搜羅爬剔出來，然而對於這篇千年來以難讀者名的文章却無人理會。更可怪者，嚴鐵橋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用力至深，往往零篇斷句只要有作者的名氏，無不采錄，獨獨於歷代名畫記中的三篇顧愷之文全不理會，(註二)嚴君的意思我們無從推測，但是從輯佚家法「有見必錄」的一點來看，嚴君是該受疏陋之譏的。何況名畫記自明以來，有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續百川學海本，不能算作是殘書也。不過從這一件事上，亦可知道，這篇小記不但最

唐會昌前後天下只有張彥遠家的一本，就是再早點的時代亦不會流傳甚廣。會昌之後，亦未見有「壁中」本出現。

如是再進一層考察一下，則不但這篇記畫的文章流傳不廣，就是連那幅雲臺山圖流傳亦不久遠。顧愷之一生有多少作品我們現在是不能知道的了，中間又經過侯景之亂，梁元帝的焚毀，煬帝末年揚州的兵災，所剩於天壤之間者已寥寥無幾，到了唐初修貞觀公私畫史的時，候只有司馬宣王像等十七卷了，見之於載記底類上添三豪的謝鯤像，給瓦官寺募得百萬錢的維摩詩像壁畫，都早已化為煙雲。再到宋徽宗修宣和畫譜時，竟只有九件，而九件中只有一件——三天女圖——是唐宮著錄的，其他八件大概都是宋代才歸入內府的，（當時民間可能還有些愷之的作品，例如米芾畫史中曾提到過他家藏的洛神圖，即是未見宣和畫譜著錄的。）這九件中至今尚存的只有女史箴圖一種。雲臺山圖這個題目假如不是歷代名畫記保存了那篇記文，那末我們更不會知道顧愷之曾經畫過那麼一張畫兒了。然而語亦得說回來，我們究竟是不是可以根據那篇「自古相傳」錯脫不可句讀的畫雲臺山記而認定顧愷之是有雲臺山圖那麼一件作品呢？同時我們亦應更進一步，考慮考慮那篇天下孤本，「自古相傳」顧愷之作的畫雲臺山記是不是可以確信一定亦是顧愷之作的呢？

在歷史的記載上，我們找不到任何旁證，證明顧愷之曾經畫了一幅雲臺山圖，並且還寫了一篇畫雲臺山記。至於在畫跡底歷史記錄上亦找不到一點線索，我們知道兩晉六朝以至於隋唐時代的繪畫，題材是相當底狹窄，畫人往往延襲先代的題材而用自己的技巧來表現，例如維摩詩圖或淨名居士圖，三天美女圖，列仙圖，牧羊圖，女史箴圖等等，都是顧愷之用過的題材，但是從晉以後一直到唐宋，還是有很多很多同樣題材的作品在製作，不但有時代背境的道釋畫如此，即歸之於雜畫類的魚龍，亦有在同樣題名之下而重畫的，宋李廌畫品會錄有後蜀文成殿下道院軍將孫位的春龍出墊圖，宣和畫譜所著錄顧愷之僅剩的九件作品中，就有一件題為春龍出墊圖的。可是雲臺山圖呢，

那幅曾經由作者特別把內容和作法用文字詳細刻劃過的雲臺山圖却找不到一種複製品，不僅沒有複製，就是連雲臺山圖所描繪的人物及故事亦沒有人採用過（參看古畫品錄以下的畫跡底記錄）。

由於上述的兩種事實，我們對於現存的畫雲臺山記的作者應該有疑問的提出。

再就顧愷之畫雲臺山記這麼一標題來說，我們亦不能就確信這一定是顧愷之的作品，因為這個標題有兩種不同的意義，用現代的標點方法來寫：一種是

顧愷之：畫雲臺山記

一種是：

「顧愷之畫」雲臺山記

換一句話說，可能這篇記是另外一個不傳其姓名的人給顧愷之所畫的雲臺山圖而作的。因為這篇記在張彥遠以前已經殘缺不全，而自古相傳顧愷之有雲臺山那麼一件作品——當然是口耳相傳——并以作者姓名不傳，於是才附麗於圖的作者，直名之曰顧愷之：畫雲臺山記。再就記文本身來說，其中可以讀通的，如

一	山右而則背向有影
二	乘其間而上使勢峻如龍
三	當使懸崖崇峻絕之勢
四	天師腹形而神氣遠
五	凡畫人坐時可七分
六	此正蓋山高而人遠耳
七	山嶽之雖長當使畫甚促不爾不稱
八	鳥獸中時有用之者可定其儀而用之
九	下爲淵物景皆倒
十	清氣帶山下三分倍一以上使狀然成二重

都是解說法則的或記其構圖的，頗似後世畫跡紀錄上的文字，口氣全是批評的，指點的。譬如第四句，是批評的，是贊美顧愷之的能傳神。第一第二第三等句是解說畫山之法的，第五第八兩句解說畫人、畫鳥獸之法。第六第九兩句是說明比例與透視的。第十句是指示畫雲氣之法的。第七句則為說明山在整個畫面中的布置方法。由於上列各條，可見畫雲臺山記的作者，的確是一位對畫法、尤其是對那時代新興的山水畫法極有興趣，極注意的不知名的畫人或收藏家，所以有如此細緻的分析。還有一點，這篇文章中間的「中段」，「凡三段」等字樣，更可使我們發覺這篇小記的作者決不是顧愷之。一個創作者，不但把自己的作品從極右方描寫到極左方，加上許多贊美、指點的話，並且還把它割裂成三段，這是不可能的。然而由另外一位畫人或收藏家從研究畫法及欣賞的立場來寫這這篇小記，那麼它的細密與周密，使人看了有脈絡分明之便，得到揣摩學習之法，這才比較合理些。顧愷之在自己寫的畫評中，論衛協北風詩圖的最後兩句：「未學詳此，思過半矣」。雲臺山記作者的用意，亦就在此。

總而言之，張彥遠用「自古相傳」的根據，確定雲臺山記是顧愷之的作品，這種以孤證而得的論斷是不能成立的。而我們研究的結果，則認為：顧愷之是否製作過一幅雲臺山圖已莫得而考，但就記文本身來看，這篇東西很可能是另外一個人的作品。

這是我對第一問題的答案。（註三）

雲臺山圖照那篇讀不斷的記文來看，大概是一幅手卷，在極右端畫的是清天，慶雲，以及起伏的山脈。山勢蜿蜒如龍，蓬蓬然而上，至於險絕之山巔，圖中的人物部分就在此出現。自記文中「中段」以上一百二十四字全是記述所描繪的人物和故事的。其文曰：

天師坐其上合所坐石及廣宜欄中桃傍生石間畫天師瘦形而神氣遠據欄指桃迴面謂弟子弟子中有二人臨下側身大怖流汗失色作

王良穆然坐答問而起昇神爽精詣俯眺桃樹又別作王趙趨一人隱西壁傾巖餘見衣蹠一人全見室中使輕妙冷然凡畫人坐時可七分衣服彩色殊鮮微此正蓋山高而人遠爾……

這一段雖然語句尚有不可解之處，但是大概說些什麼是能懂得，而且很能傳神。其中人物甚多，有名字的只有三人，天師，王良，趙昇，其他的弟子有多少數目亦沒有說明（不過「別作王趙趨」五字有點費解）。人物的姿態被描繪的則有「據欄指桃迴面」，「臨下側身」，「穆然坐答問」，「俯眺」，「隱壁傾巖」。人物的表情則有「神氣遠」，「大怖流汗失色」，「神爽精詣」。但是故事的進展却無述敘。我們知道「天師」這個名稱，是漢末五斗米道的信徒用以稱呼張道陵的，至兩晉五斗米道亦稱天師道。這兒的天師就是張道陵，所描繪的故事亦是道教中一段有名的典故。其本事見葛洪神仙傳，現節錄於下：

張道陵字輔漢沛國豐人……入蜀與弟子住鶴鳴山，第十戶至數萬。常曰「爾輩多俗態，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會有一人從東方來，嘗得之」……果有趙昇者至平原相見，其形鬼一如陵所說者。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七試者……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於是伏而窺之者三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退卻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終不令我死於谷中爾。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爾。」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援，不能得反。於是乃以桃一擲上，正得三百二十一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一，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手臂加長三二丈引昇，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

現在我們對整個張道陵趙昇的故事已經明白，亦從而知道在雲臺山圖中段所描繪的是天師叫弟子們去俯眺桃樹，弟子大怖流汗，而趙昇亦正在俯眺，尚未跳下去那一刻的神氣。同時亦知道記文中的王良應作

123356

王長，超昇應作趙昇，這兩個錯誤都因為是「良」與「長」，「超」與「趙」在字形相彷彿所致。並且王良亦是一個歷史上的，神話上的人名，超亦是一個姓，則又是在魚魯之誤以外另一引起錯誤的原因。王長和趙昇在道教的神靈中間不能算是著名或通俗的神，但是在道教的天國裏，却是兩位重要人物，陶弘景真靈位業圖載有他們的官銜。此二人位於第三界左位，任三天都護之職，地位相當崇高，班次是在太極上真公孔邱，明晨侍郎三天司真頭面，元圃真人軒轅黃帝之前呢！

按上所說，則知雲臺山圖主要的是描寫在雲臺山巔巔上張道陵試離昇的故事，山水在這幅畫中的作用，還是配景。不過雲臺山是確有其地，並且故事亦是在那山上發生的。雲臺山原是道家的一處聖地，張天師就是在那兒升天的。雲笈七籤卷二十九二十四治圖說曰：

下八品治。第一雲臺山治，在巴西郡閬州蒼溪縣東二十里。上山十八里方得山足。去成都一千三百七十里。張天師將弟子三百七十人住治上，教化二年，白日升天。其後一年，天師夫人復升天。後三十年趙昇至長復得白日升天。治前有巴西大水，山有一樹桃，三年一花，五年一實，懸樹高七十丈，下無底之谷，唯趙昇自擲取得桃子，餘者無能取之。

二十四治相傳為張天師受老子之付而定的，（治的意義，據道家的解釋，為修道習靜之所。）上引雲笈七籤「在巴西郡」云云者，則為六朝人的注，因為巴西郡是晉的設置，屬梁州，所以關於張天師與王，趙的事跡才附見了。此後地志，道經皆以蒼溪縣的雲臺山為天師飛天的聖地，（註四）只有廣西通志（圖書集成引）有一段絕然不同的記載。廣西通志說：

張道陵生於吳之天目山……隱富川之白霞修煉……又住雲臺峯，白日飛昇，後人即其地祠之。丹霞觀，丹竈藥臼至今存焉。范純仁謫賀縣，東坡與書曰：「丹霞觀，張道陵遺跡，果有良藥異事乎？」據此益信。

不但張天師不是在蒼溪縣的雲臺山昇天的，就是張天師的生地亦

與神仙傳所載者不同。雖然不知道廣西通志是根據什麼而說的，（註五）並且清一統志亦未載此說，但是此說一定傳佈得很廣很久，所以東坡會去問范祖禹的。圖書集成又引衡岳志一則，亦是提到天目山的：

天師張道陵自天目山游衡山，謁青玉，光天兩壇，禮祝融君之壇。

它所說的天目山并未指明「吳之天目」。太平寰宇記中記有三個天目山，一是江蘇泰縣的天目山。一是山海經所說的浮玉之山的天目山，即今臨安的天目山，亦即是廣西通志所謂的吳之天目山。一是閩中餘天目山，在閩中治東界，一名天溪洞，是後來葛仙翁去修道之所。閩中與蒼溪縣，天目山亦是個修真的佳地，很可能張天師在那兒住過，而又從那兒到衡山去（雖然張道陵游衡之事，不見其他記載）。所以我認為衡岳志所說的天山是閩中的天目山，而不是小三十六洞天之一的吳之天目山。至於廣西通志說張道陵生於吳之天目山者，怕還是從衡岳志這一個沒有說清楚的傳說而更傳訛，更強調才發生的。這種不正確的揣測，則在宋以前大概已很盛行的了。

關於昇天的地點，廣西通志明指為是賀縣的雲臺峯，那又有理由使其附會，第一、賀縣有雲臺峯，名字上就很容易混淆，再加上中顧人向來有附會些古跡勝事來點綴鄉土的脾氣，到處有張飛墳，到處有呂洞賓題字，都是好例，故張天師在賀縣雲臺峯上升天之說，只是靈數附會中的一件而已。第二、賀縣與富川，漢時皆為蒼梧郡地，蒼溪不如蒼梧之著名，以訛傳訛，蒼溪變為蒼梧，再能從蒼梧郡找出個靈臺峯，更是證據十足，於是雲臺峯成為雲臺山，硬派張天師在廣西昇天了。

以上所說，亦許有點「想當然」的毛病，當然最有力的根據，還是歷史的記載。我們現在找不到一種曾經記載張道陵越過湖身而到廣西的史實，同時五斗米道在道陵活着的時候，其勢力只限於川西川北及陝南一帶，張道陵沒有到廣西傳教的可能也。

現在我們的結論是：雲臺山圖所寫的雲臺山是現在四川蒼溪的雲臺山。其中所繪的人物與故事是張道陵試趙昇一段事跡，雲臺山記中的人名玉良，應作王長，趙昇應作趙昇。

這是我對第二個問題的答案。

#### 四

中國古代文獻流傳到後世，常有不可句讀，無從瞭解者，其所以然者，大半是由於傳寫，和早期模刻時的疏忽，以及傳寫，模刻者的妄自竄改，增補。相同的字形的誤寫，或是脫字，衍字，雖然數不勝數，但還比較容易發現，容易改正。惟因疏忽，而像水經注把經注揉在一起，令人無法辨識，如讀天書，則傳刻之功實在不能掩蓋其疏忽之罪。至於竄改增補所引起的糾紛更大，更令人無從辨其真偽，現存的山海經，穆天子傳即一好例。然而竄改增補者的初衷并不豫備欺蒙後人（四明豐氏偽造大學當然是例外），却都是善意的自作聰明，求全求備；於是師心自用，強作解人的竄改，或是以意度之，想當然地的增補。用這種態度去整理古代文獻不僅較遠的時代是如此，就是恪守漢法的清儒亦常犯輕易竄改的毛病，雲臺山記之所以錯簡缺脫，不可句讀者，就是雲臺山記亦曾經經過喜歡竄改增補的古人們所整理，同時亦因為有人把記文本身與記文的注腳揉合在一堆。現在我們把這個假定以事實來證明其可能性。

我們已經知道現存的雲臺山記是一篇脫錯的文章，然而目前的前五百七十多字已并不全部是原本雲臺山記的遺骸，其中有很多是添上去的竹頭木屑，用以樹立那副殘缺的骨殖，添上那些竹頭木屑的人，其用心還是在乎求全求備。但是張彥遠的那本孤本，雖是整理後的清本，到我們看見的刻本又經過一道傳抄，所以其中有不可解的字句往往是魚魯亥豕一類的錯誤。同時這個刻本的書手又把注腳抄在正文一起，我們看一看雲臺山記自「中段」二字以後，特別難讀，「丘以象左」以下有三個闕字，與上下文義俱不可通，很明顯的是第一個經整

理後的本子的注，意謂其下有闕文，竄改既無一點根據，增補亦無從着手，所以老實實注過「闕」字，那知到了刻板的時候，書手乾脆的把它上下一連，成為正文了。

現在我們根據上述的假定把雲臺山記重新排一下，括弧外的表示是原文，括弧內的表示是後人添補的，文字學上的考察暫且不論。

一	山有面則背向有影(可令)虞雲
二	西而吐於東方(清天中凡天及)
三	水色盡用壘背寬袤上下以映
四	日(西去)山別詳其遠近(發跡東)
五	基(轉上)去半作紫石如堅巖者
六	五六枚夾岡乘其間而上使勢
七	蜿蜒如龍因抱降(直頓而上下)
八	皆積岡使望之蓬蓬然巖而上
九	次復一條是石東隣白者階時
一〇	舉西連西向之丹崖下極絕巖
一一	(畫)丹崖巖上當使懸懸懸崇
一二	(畫)險絕之勢天師坐其上(合所)
一三	(坐石及懸宜)磔中燒傍生石間
一四	(畫)天師瘦形而神氣遠綠矚指
一五	梳澗頭謂弟子弟子中有二人
一六	隨下側身大怖流汗失色作王
一七	良穆然坐答問而趙昇神爽精
一八	體俯眺桃樹又別(作王趙趙)一
一九	人羅西整頓嚴餘見衣裙一人
二〇	全見(註中使輕妙冷然)凡畫人

二一	坐時可七分衣服(采色殊鮮微)
二二	此正蓋山高而人遠爾中段既
二三	面(丹砂絕專及陰當使修崎高)
二四	(靈)孤松植其上對天師所壁以
二五	成額欄又甚相近近者欲令
二六	雙壁之內(惟恰)遊神明之居必
二七	(有與立焉可)於夾峯頭作一紫
二八	石(亭丘以象左)□□□□之夾
二九	(高巖絕勝)西通雲臺以表路路
三〇	左□□舉似殿爲根根下空絕
三一	(并諸石重勢巖)相承以合臨東
三二	欄其西景又見乃因絕際作道
三三	胸伏流潛降少復東出下欄爲
三四	石灑淪淪於湖所以一西一東
三五	而下者欲使自欲爲圓靈臺西
三六	北兩面可一圓阿總之上爲雙
三七	礪石(象左右)□□□石上作孤
三八	(遊生)鳳當婆娑體儀羽翳而(詳)
三九	軒尾翼以眺絕後一段赤岸
四〇	(當使釋舟)如裂電謝靈臺西風
四一	所臨壁以成欄欄下有清流其
四二	側壁外面作一白虎窟石飲水
四三	後爲降勢而絕凡三段山蓋之
四四	雖長當使盡盡促不瀾不釋鳥
四五	歇(中)時有用之者可定其儀而

四六	用之下爲欄物景皆倒作清氣
四七	帶山下三分假一以使耿然
四八	成二重……

原文凡五百六十二字，可疑爲後人增補的凡一百字，居全部六分之一強。何者爲增補，何者爲原文的假定標準，都相當客觀，而在去亦極嚴格。整句與上下文不相關者固全部認爲是增補的(如：室中使輕妙冷然一句)，即一句文義與上下文依違不定的，如「合所座石及廡宜」一句，亦列爲增補文。其他如「有與立焉可」，三十一行的「清天中凡天及」，二十七行的「有與立焉可」，三十一行的「并諸石重勢巖」，顯而易見是根據上文或下文的二個殘存的字，以意度之而增補的，故皆加括弧以爲區別。

至於三個闕字，我們認爲與「左」或與「左右」相聯都不可解，決定它是闕文的闕，原來是本文的旁注。但似乎又不是一個闕文的注，因爲如果是一個字，當初很可能照例的補上另一個字了，因此在第二十八行，三十行，三十八行等三行中，各除其現存的字數而假定其闕文的字數。(註五)可是爲什麼我們要排成十二字一行呢？這亦是一個假定，我們在雲臺山記中發現有很多次每十二字能順利的讀下去而無不貫通之麻煩，所以假定雲臺山記最早的卷帙(張彥遠的孤本)是十二字一行的，再根據這個假定編排成目前的行列。但是在第一行之前還有幾行，第四十九行之後又還有幾行，我們雖然無法知道，惟在文氣上看，前後一定是還有的。不僅前後是如此，就是現存的四十九行亦不能算是完全能貫穿的，比如記中曾提到「中段」，又說「凡三段」，那末初段在那兒爲止，亦應該有交待的，而其位置該是第三第四行之間的(由「中段」到「凡三段」的長度來作比例)，似很可能，假定其間有缺行亦很可能。

你想，短短的五百多字的文章，經過了殘缺，增改，字形誤寫，文注混亂等四次大劫，怎麼還能教人讀得通？又怎麼教人句讀！

然而儘管這篇小記有那麼許多問題，但并不妨害它的作用，它是中國畫學史上的一塊里程碑。我們從這篇短小的文章中，可以發現六朝人對山水畫的注意和努力，「竟素上下以映日」一句是否原文，是否與宗炳所謂「張綉素以遠映」同樣在說明透視，姑且不論；可是「凡觀人坐時可七分此正蓋山高而入遠耳」。即與「豎畫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宗炳書山水序語）同義。而宗炳用「神超理得」，玄之又玄，含含糊糊的話去解釋透視，實在不及「山高而人遠」來得明確。

至於我的意見，只是個人的認識，並且與伍、傅兩先生及日本金原氏、伊勢氏研究的出發點不同。所以對於雲臺山記本身的價值，并無貶謫之意，如果我的排列方式是可以成立的話，那亦許使我們對於雲臺山記的瞭解更可清楚，雲臺山記在中國畫學史上的地位亦更可確定。（註六）

（註一）趙先生曾經用十二字一行的假定把雲臺山記拆成一圖，他所拆去的，蔡爲增補的部份，比我的標準還嚴，一共去掉一百四十四字。他德意我亦來做一個增補。  
（註二）我敢嚴言不采雲臺山記，并不是以此證明這篇記的不可靠，我的意思是說，這篇文章一向不被人重視。至於嚴書原是一部未完成的轉本，光緒間撰刻此書，只據嚴氏傳稿，并未加以修正。要指摘它的類是可以的，但亦得同情它之所以「陋」。  
（註三）其實還有兩種可能性甚大的假定，一種亦是從標題上發生的，顧愷之畫雲臺山記可以解作「顧愷之作，畫雲臺山記。」意謂，顧愷之給別人畫的雲臺山圖所作的記文，與作畫評記述，批評術協，繪影，載述的作品，動機作用是一樣的。另一種可能則爲此記既非出之顧手，顧愷之亦沒有畫過雲臺山圖，圖與記的作者根本姓名失

傳，張彥遠所得的孤本，其姓名已係附會依托。以張彥遠千年前之孤證，此種假定亦可成立。

（註四）明王圻三才圖會中有一幅雲臺山圖，這圖當然是一藝術的，非歷史的（陳探庵先生語）。圖中景色與雲臺山記所敘大不同，有房屋，有平原，山雖然很多，但却無絕巖，峭壁；有一矗立的石峯，可是底下并無如雲臺的紫石。有水，却不是泉；有土岸，却不是石瀨。最奇怪的是，平原上有一棵樹身兩幹，而枝梢連理的樹，照畫的樹身看似爲檜柏之屬。此樹不見記文，方覽勝覽，太孛環宇記皆無記錄，只有那國志說雲臺山下有一桃樹，拂皮柏肉心，是張天師試越界的桃樹。并未說它是連理的，而且神仙傳說桃樹是生在桐壁間，那國志亦說在桐下。三才圖會中的連理樹不知究竟何指。同時可知那幅圖決非依照雲臺山記而畫的（我看見的三才圖會雲臺山圖是圖書集成轉引的）。

（註五）圖書集成又引平樂府志曰：「丹霞山在縣（富川）西三十里白霞，相傳張道陵在此飛昇，今廢墟尚存。」又曰：「丹霞山在富川縣南一百二十里，下有靈溪，相傳漢時張道陵取此水煉丹，至今丹霞猶存。」又曰：「白雲山在賀縣西南一百二十里，乃丹霞福地。」據此，所謂雲臺者即平樂府志的丹霞。而張天師又在丹霞山煉過丹。東坡所說的丹霞觀當然是指在白霞的。但是白雲山的丹霞福地又是什麼意思呢？並且平樂府志山川中絕無白霞一名，我很懷疑白霞即是白雲。

（註六）當本文完成時，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時新報學燈上得讀趙桐君所作顧愷之畫雲臺山記，趙君於張天師入蜀本末及試越界事考證甚詳。我以爲天師之爲張天師，及試越界一事根據葛洪神仙傳來考證是很靠得住的，因爲神仙傳是初期道教經典中最可信的一部書，三國志註已採其文。而且張道陵入蜀，學道，昇天等事跡最早的記錄即在神仙傳中。後世遺著，地志中關於雲臺山的一段事跡當是根據神仙傳的，所以本文不詳引博考其他二手史料。

至於專就顧愷之畫學的研究，海東除金原、伊勢兩君以外，尚有一位在美蘭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工作的某女士，於一九四〇年頃曾將此記譯成英文與其英譯林泉高致合刊，在美出版。作者情未得該書一讀。據全增嘏先生說，這是一句一句分開譯的，凡有不可解的句子，則用拼音紀錄，其辦法頗似亂見。

### 三寶和寶船

123359

國人對於「三」字，向其特殊興味，故事物之以三爲名者，真是藉不勝屈。現把世人熟知的例，略舉若干。高帝入關約法三章，蜀、

魏、吳稱三國，天皇地皇人皇是三皇，天地人叫三才，儒釋道名三教，佛寶法寶僧寶曰三寶（Triratna），此名在 Eitel 的梵漢字典中載

張禮千